

李义陶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白 与 黑

白 与 黑

李义陶 著

白与黑

李义陶 著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东煤地质技术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960毫米 32开 3.875印张 65千字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总定价:48.00(定价:5.20元)

书号:ISBN 7—5312—0441—x/I·130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NEI MENG GU SHAO NIAN
ER TONG CHU BAN SHE



作者小传

李义陶，出生真实年月不详，大约已上“知天命”年纪。在江西工作时，当过教师、县教学研究室主任和政府机关干部。1988年调广东惠州市文化局工作，现任创作室副主任。1979年开始创作文学作品，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纪事文学、短篇（含超短篇）小说近百篇。常用笔名：陶然、阿义、阿陶。

尺幅波澜小小说

——小小说集《白与黑》序

丘金贝

正当忙于组织景文同志的大型话剧《警钟》进京演出期间，义陶兄送来准备出版的小小说集《白与黑》文稿，请我过目，并嘱为之作序。

义陶生于广东，长于江西，当过兰球运动员，做过语文教师。业余时间爱好文学，早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白与黑》中的数十篇作品，均为他当编辑之余写成。这些作品尺幅波澜，挥洒自如。反映了粤赣两地城乡的生活风貌，塑造了芸芸众生的生动形象。匆匆读来，亲切感人，掩卷而思，回味无穷。

我与义陶共事多年，对小小说情有独钟。小小说从古时的笔记小说演变而来，今称作小小说、微型小说、一袋烟小说。它的特点，首先是体积小，多则千字，少则百十个字，甚至只有一句话。别看它小，却跻身于小说的四大家庭之中。其二，小而活，趣闻逸话，寓言怪异，喜怒笑骂，甜酸苦辣，皆可成

篇。其三，小而精，或雅致，或深远，或亮丽，或凝重，滴水见太阳，作品通过几笔勾勒的人物形象，能折射出时代的光彩。

如果要问小小说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小而快。小小说较其它小说独具新闻性。快写，快发，快读，快消化。有人将小小说称作“精神快餐”，不无道理。在商品经济发达，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时间就是金钱。人们没有功夫上大酒店，进大餐馆，往往走进当街当路的快餐店，一解饥渴。同样，人们没有时间慢悠悠地阅读鸿篇巨著，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在汽车上、轮船上、马路边读一些精短的作品，小小说就成读者的选择之一。

小小说体积小而容量不小，品位亦高。著名作家丛维熙说过：“小者未必真小，大者未必真大，唯小中深藏其大者，乃作家之中大器者也！”

读义陶的小说，能读出运动员的节奏，机智敏捷。往往刚刚听他说起生活中的某件趣事，不几天就见诸报端了。他写作的速度令我望尘莫及，当然其中不免夹杂快而粗的东西了。读义陶的小说，还能读出语文教师的严谨，语言精炼，用词讲究。但又觉有时匠气十足，缺乏意蕴，少几分活泼与俏皮。愿与有志于小小说创作和研究的同行携手共进，是为序。

乙亥年春于惠州西湖畔

目 录

尺幅波澜小小说

——小小说集《白与黑》序	丘金贝 (1)
朋友	(1)
刁二婶	(2)
吃年饭	(5)
诗宴	(7)
蛤蟆村	(9)
祭祖	(11)
牙毒	(13)
求情	(15)
口技	(17)
烟枪	(18)
看电视	(21)
扑火	(25)
中彩	(26)
舞伴	(29)
地久天长	(30)
清华姐	(33)
离婚	(35)
悔恨	(36)

初夜	(39)
乐极	(40)
认儿	(41)
节电	(42)
数瓜	(43)
卖脂	(44)
神婆	(45)
神算张	(47)
信命	(48)
寿终	(49)
尿妈	(50)
一件羊皮袄	(53)
毒口	(57)
如此生意人	(59)
“鬼见怕”遇鬼	(61)
女乞丐与小胡子	(63)
百元假钞	(65)
谭主任	(67)
荸荠上山	(69)
沙组长	(71)
重赏之下	(73)
乡音	(75)
裂变	(77)
汪老师之死	(79)
佳话	(81)

投稿	(82)
退稿	(83)
红枣	(84)
签字	(85)
乔迁	(86)
藏书迷	(87)
仕途泪	(88)
称心	(89)
葫芦竹	(91)
立竿见影	(93)
张生购帽	(95)
搭睡	(97)
鬼祟	(98)
长征伯与胡一刀	(99)
娘希匹.....	(103)
白与黑.....	(107)
匿名信.....	(111)
悟道.....	(113)

朋 友

有朋友者，情深义重，来往甚密。

一日，朋来友家。别无菜，唯一条泥鳅与芋同煲，两人如吃佳肴。

“好吃否？”

“味道美极了。”

“真是荤是荤，斋是斋，二者硬是不可同席……”友说着，见泥鳅跃然于地，惊呼，“咦？怎么让它溜了出来？”

朋排讪说：“泥鳅过处，其味入芋矣！任它溜去罢！”

朋友大笑不已。

味在其中，乐在其中。

刁二 婶

昨天，老唐他哥从台湾回来，带着许多东西。看得见的是一部大彩电，两只大皮箱。听说，给了全家人和亲戚每人一块手表、一套洋装，还给了老唐一笔五位数之多的美元。

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村人们羡慕地感叹着。

邻居刁小二，在村口路边开了一间缝衣店。早晨，他妻子刁二婶一打开店门，眼睛便射向老唐他家，半天没有转动眼珠儿。

“二婶，你早！”老唐的满女凤珍穿一条花裙子飘飘然到了二婶跟前。

她转过神来，惊讶道：“哟！是凤珍。给二婶看看，这裙子真漂亮，大伯给的？”

凤珍说：“不！二婶，这裙子是……”

她摸着裙子的下摆赞道：“啧啧！你看看，做工多精细，款式多新颖。所以说呀，洋货就是洋货，不要说你二婶，就是全中国也做不出。”突然，她神秘地问道，“凤珍，二婶问你个事。听人家说，你大

伯带回许多美金，是吗？”

凤珍说：“我不清楚，也没听爸和大伯说过。二婶，我有事，有空请到我家玩。”

凤珍走了。刁小二说妻子：“你呀！老问人家这个那个，何必呢！”

“怎么？问都问不得！”刁二婶瞪了丈夫一眼，说，“现在的人说话，半句都不要去信。你还记得么，从前讲阶级斗争时，他姓唐的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他哥被国民党抓了挑夫，死在路上。苦大仇深，血泪斑斑。又是转干，又是入党，还提了副科长。可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他哥又从台湾冒了出来。红白的好处他家全沾了。”

“你发神经了不是！人家犯着你什么了！可人家还……”

“得了得了！他姓唐的给你什么了，你这样护着他！老娘就是看不顺。你没见昨天，他哥回来，啧啧啧，多威风！十万响的爆竹从屋檐吊着，垂到地面，折了两重，人迎进屋了，还响了十几分钟。你看刚才凤珍那丫头片子穿着她大伯给她的裙子，多神气，还故意走到我跟前‘二婶二婶’呢，让人听着恶心！”

“人家有那是人家的，我们犯不着拿红眼睛看人家。”刁小二教训地说，“再说，人家老唐也挺讲人情的，昨天连夜给我们送来一块布料，说给你做一套衣服哩！”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刁二婶瞪大了眼睛，
“快拿给我看看！”

“凤珍刚才穿的那条裙子，分明是你亲手给人
家缝的，可你……”

刁二婶一拍大腿，说：“哎哟！你看我这双眼睛
……”

吃年饭

大年三十。太阳还没有下山，李老头就坐在门口，候着儿子们喊他吃饭。

李老头命好，生了四个儿子，后又收养了一个孤儿为子，排位老五。

年复一年，五个儿子长大成人，都娶了媳妇成了家。老大参军退伍后当了公社民兵营长，老二大学毕业后当干部，老三经商当食品公司经理，老四务农当生产队长，老五学宰猪做了屠夫。乡亲们无不羡慕他家红红火火，说：“五虎下山，丁盛财旺，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

其实，李老头心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楚。前几年，老伴早他先去。老大劝他跟老二过日子，可老二说，在单位住宅有困难；老三劝他跟老四过，老四却说五兄弟他家最穷；老五说，就让爸跟我过吧，有我老五吃的就不会饿着爸。李老头怕损了四个亲崽的名声，说，我谁也不跟，自个儿过日子自在。在他眼里，儿子们什么都好，就是有怕媳妇这个缺点，平日里媳妇对公婆不孝，他们连小气都不

敢喘。他埋怨自己从小没有教育好他们哩！

以往过年，都由老二牵头，安排他这家吃一餐，那家吃一顿。可今年，老二在单位里过年，没人领头安排，他不知道到谁家里吃饭去，所以便端了一条竹椅，早早坐在门口等候着……

儿子们家的爆竹响了。他知道，该坐席吃团圆饭了。可是，不见一个儿子出来叫他，只听见他们在厨房里嚷嚷。大儿媳妇在说：“你爸只生你一个儿子吗？”老三媳妇在说：“你爸平日最疼老四，该他叫爸吃饭！”老四媳妇在说：“我已经给爸包了五元压岁钱呢！”老五媳妇两次探出头来瞧了瞧，但都没有吭声。

李老头孤冷冷地坐着，两行浑浊的泪水粘乎乎滚了出来……

“爸！你怎么坐在这里？”老五背着杀猪钩，钩着一提猪肉从集镇上卖肉回来，见状，一切都明白了，鼻子一酸，泣声道：“爸！跟我回家吧！”

诗 宴

假日。李老师上市买菜，至半路，遇刘生来访，折身返回。促膝侃谈，不觉已到午饭时辰。

刘生其人，李老师昔日之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前几年，弃农经商，生意颇好。此时，刘见已到午饭时刻，起身道：“学生做东，恳请老师西湖酒店一聚。”

“今日，你是客人，岂有做东之理。”李摸身上钱款无多，便道，“你师母不在家，欣赏欣赏老师的烹调艺术，如何？”

欣然同意。

厨房。揭开冰箱，无有鱼肉，唯青菜一把，西洋菜几根，鲜蛋两只。心中畏难。忽然想起《厨诗》的故事，豁然开朗。须臾，三菜一汤款款上桌，一字儿摆开。

第一道：几根西洋菜竖摆盘中，叶梢放两颗熟蛋黄。

第二道：青菜细切如丝，铺盘底，斜摆一行细条蛋白，似一行鸟儿飞翔。